



中国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中国史

王桐龄 ④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中国史（中）

王桐龄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章 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

第一节 贾后之乱

初，贾后之为太子妃也，尝以妒手杀数人，又以戟掷孕妾，子随刃堕。武帝大怒，将废之，杨后力谏而止。后数诫厉妃，妃不知助己，后以为恨，至是不以妇道事太后。又欲预政，而为骏所抑。乃与殿中中郎孟观、李肇、帝弟楚王玮谋，诬骏谋反。元康元年（西历纪元二九一年）三月，命宗室东安公繇率兵击杀骏，夷三族。废太后为庶人，迁于金墉（在今洛阳县东北）而杀之。以帝叔祖父汝南王亮为太宰，与太保卫瑾录尚书事；楚王玮为卫将军，领北军中候，总禁兵。玮刚愎好杀，亮等患之，欲夺其兵柄，遣就国。玮长史公孙宏、舍人岐盛劝玮自昵于贾后。后留玮领太子少傅。盛素善于杨骏，瑾恶其反复，将收之。盛乃因将军李肇，矫称玮命，潜亮、瑾于后云：“将谋废立。”后素怨瑾，且患二公秉政，已不得专恣，是年六月，使帝作手书，命玮收亮、瑾，皆杀之。盛劝玮乘势诛贾后，玮不能从。后用张华谋，加玮以矫诏专诛罪，杀之。并诛宏、盛，夷三族，于是大权尽归于后。

后既秉政，以从兄贾模，及张华、裴頠、裴楷为侍中，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。后淫虐日甚，私于太医令程据等。又以簏箱载道上少年入宫，复恐其漏泄，往往弑之。裴頠与贾模、张华议废后，模、华不能从。

模数为后言祸福，后反以为毁己而疏之，模忧愤而卒。帝为人戇（陟降反）騃（五骇反）尝在华林园闻虾蟆，谓左右曰：“此鸣者，为官乎，为私乎？”时天下荒谨，百姓饿死。帝闻之曰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由是权在群下，政出多门。执位之家，更相荐托，有如互市。

后淫荡无子，谢淑媛生太子遹，幼而聪颖。武帝之时，宫中尝夜失火，武帝登楼望之。遹年五岁，牵帝裾入暗中曰：“暮夜仓促，宜备非常，不可令照见人主。”武帝由是奇之。尝称遹似宣帝，知帝不才，然恃遹明慧，故无废立意。后母郭槐以后无子，常劝后慈爱太子，欲以妹婿韩寿女为太子妃，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，寿妻午及后皆不听。太子幼有令名，及长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。后复使黄门辈诱之为奢虐，由是名誉浸减。或废朝侍而纵游逸，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女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令西园卖葵菜、蓝子、鸡、面等物而取其利。又好阴阳小术，多所拘忌。中舍人杜锡每尽忠谏，劝太子修德业，保令名，言辞恳切，太子患之，置针著锡常所坐毡中，刺之流血。太子性刚，知后甥贾谧恃中宫骄贵，不能假借之。谧潜于后，后乃宣扬太子之短，又诈为有娠，纳麀物产具，取韩寿子养之。左卫率刘卞劝张华废后，华不能从。后闻之，出卞为雍州刺史，卞自杀。元康九年，后诈称帝不豫，召太子入朝，置于别室，遣婢陈舞以帝命赐酒三升，逼使尽饮之，遂大醉。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，称诏使书之。文曰：“陛下宜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手了之。”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，扫除患害。太子醉迷，遂依而写之。字半不成，后补成之，以呈帝，遂废太子为庶人。与其子霏、臧、尚，皆幽于金墉。寻徙之许昌，杀谢淑媛，众情忿惋。

第二节 赵王伦之乱

右卫督司马雅、常从督许超，皆尝给事东宫，与殿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，复太子，以帝叔祖父右军将军赵王伦执兵柄，性贪暴，可假以济事。

乃因伦党孙秀以说伦，伦然之，秀因说伦“宜迁延缓期，俟贾后害太子，然后废后，为太子报仇，岂徒免祸，更可以得志。”伦然之。秀因使人行反间，言殿中人欲废皇后，迎太子。次年（永康元年）三月，后使程据和毒药，遣黄门孙虑至许昌，逼太子弑之。伦矫诏，敕三部司马率师入宫，迎帝幸东堂。召贾谧，斩之。废后为庶人，迁于金墉城而弑之。杀司空张华、仆射裴頠，自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、侍中。以秀为中书令，伦素庸愚，受制于秀，秀威权振朝廷。追复故太子位号，立太子次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孙。

皇弟淮南王允，以骠骑将军、领中护军，性沉毅，宿卫将士皆畏服之。知伦、秀有异志，谋讨之。伦、秀转允为太尉，外示优崇，实夺其兵权。允遂率国兵数百人讨伦，不克而死。次年（永宁元年）正月，伦自称皇帝，尊帝为太上皇，迁之金墉。废太孙臧为濮阳王而杀之。以孙秀为侍中、中书监，余党与皆为卿将。奴卒亦加爵位，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。惟竞荣利，无深谋远略；志趣乖异，互相憎疾，于是人心怨愤，中外解体。

是时皇弟成都王颖，以平北将军镇邺；从弟齐王冏，以平东将军镇许昌；宗室河间王颙（安平献王孚之孙），以镇西将军镇关中；各拥重兵，专方面。同遣使告颖、颙，与皇弟常山王义、宗室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等，共举兵讨伦。京师响应，左卫将军王舆等帅营兵入宫，诛伦、秀及其党羽，迎帝复位。诏以冏为大司马、颖为大将军、颙为太尉。三王府各置掾属四十人，武号森列，文官备员而已。识者知兵之未戢也。歆说冏夺颖兵权，义亦劝颖图冏，闻者忧惧。邺令卢志为颖谋主，劝颖归藩，颖从之。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。

第三节 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义之乱

帝之初复位也，立皇孙襄阳王尚为皇太孙，寻卒。齐王冏欲久专政权，以帝子孙俱尽。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，乃白立皇侄清河王覃（皇弟清

河王暕子)为皇太子，以冏为太子太师。冏骄奢擅权，起府第与西宫等，耽于晏乐，不入朝见，坐拜百官，符敕三台，选举不均，嬖宠用事，中外失望。

是时长沙王乂，以骠骑将军，领左军将军，在内握兵柄。河间王颙长史李含说颙以“成都王至亲，有大功。齐王越亲而专政，朝廷侧目。宜檄长沙王使讨齐，齐王必诛长沙。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，去齐立成都，除逼建亲以安社稷”。颙从之。次年(太安元年)十二月，表陈冏罪，请长沙王乂废之。遣含与其将张方等率师趋洛阳，同遣兵袭乂，乂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，闭诸门，奉帝攻大司马府，城内连战三日，群臣死者相枕，冏众大败。执冏，斩之。冏党皆夷三族，乂虽在朝廷，事无巨细，皆就邳谡颖。

颙初用李含计，欲俟冏杀乂而讨之，因废帝而立颖，以己为相。既而不如其谋，颖亦恃功骄奢，百度废弛，嫌乂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欲与颙共攻乂。太安二年九月，诏以乂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奉帝讨颖、车驾次于緱氏(县名，故城在今河洛道偃师县南二十里)。击颖兵，走之。颙将张方率师七万东寇，将军皇甫商以兵万人拒之于宜阳，败绩。方入洛阳，大掠而还，臣民死者万数。颖将陆机以重兵进逼建春门(洛阳城东门)，乂使司马王瑚拒之，大破其兵，机走还。乂遂奉帝讨张方，不克。颖兵进逼京师，是时宗室东海王越在京，畏张方兵强。次年(永兴元年)正月，与其党袭执乂，送张方，杀之。颖入京师，自为丞相，遣将石超等帅兵屯十二城门，殿中宿所忌者皆杀之，身还镇邳，废皇后羊氏及太子覃，颙表颖为皇太弟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自为太宰、大都督、雍州牧。于是大权尽归于颖。

颖既得政，僭侈日甚，嬖幸用事，大失众望。是年七月，东海王越复谋奉帝讨之。战于荡阴(今河北道汤阴县)，败绩，百官侍御皆散，帝为颖军所得。越走归国，张方乘虚复入洛阳。幽州都督王浚、并州刺史东嬴公腾，起兵讨颖，大破其兵。邳中奔溃，颖仓促以数十骑，奉帝御犍车，南奔洛阳。浚大掠邳中而还。自是以后，方拥兵专制朝政。在洛既久，剽掠

殆竭。是年十一月，引兵入殿以所乘车迎帝，迁帝及颖与豫章王炽等于长安，帝兄弟二十五人，是时存者惟颖、炽及吴王晏。晏材庸下，炽冲素好学，河间王颙奏废颖为成都王，立炽为皇太弟，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以张方为中领军，录尚书事，于是朝廷大权归于颙。

第四节 东海王越范阳王虓之乱

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，劝越起兵讨之。永兴二年七月，越传檄山东州郡。徐州长史王修说刺史东平王楙以州授之，越乃自领徐州都督。豫州都督范阳王虓、幽州都督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。越以琅玕王睿监徐州诸军事，留守下邳，自发兵西屯萧县（今徐海道萧县）。范阳王虓自许屯于荥阳。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，以虓领豫州刺史。乔以虓非天子所命，发兵拒之。遣其子佑将兵拒越，越兵不能进。

河间王颙闻山东兵起，甚惧，表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事，镇邺。以张方为大都督，统兵十万，与刘乔连兵拒虓。乔袭许昌，破之。虓与部将刘舆、刘琨俱奔河北。琨说冀州刺史温羡使让位于虓，虓遂自领冀州刺史。是时成都王颖据洛阳，遣其将王阐据河桥，石超屯荥阳，与刘乔、张方连合，共拒关东兵。虓遣刘琨乞师于幽州，王浚以突骑资之。琨将以击王阐，斩之。遂与虓济河，击斩石超、刘佑。乔众奔溃，东海王越进屯阳武（属河北道）。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、乌桓为越前驱。

初，越之起兵也，使人说河间王颙，令奉帝还洛，约与分陕为伯。颙欲从之，张方自以罪重，恐为诛首，不从，颙乃止。及刘乔败，颙惧，欲罢兵，恐方不从。次年（光熙元年）正月，诱方帐下督郅辅使杀方，送首于越以请和，越不许。遣祁弘等帅鲜卑西迎车驾，前锋进逼洛阳。成都王颖奔长安，越进屯温，使弘将兵西上，连破颙兵，遂入长安。所部鲜卑大掠，杀二万余人，百官奔散，颙单马逃入太白山（在今关中道郿县东南四十里）。弘等奉帝乘牛车东还，关中皆服于越。越自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以范阳王虓为司空，镇邺。于是朝廷大权归于越。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，

荆州司马郭劭作乱，欲奉颖为主，不克而诛。颖故将公师藩起兵寇掠赵魏，颖乃北济河，收故将士，欲赴藩。是年九月，顿丘（郡名，故城在今大名道清丰县西南二十五里）太守冯嵩执颖送邺，范阳王虓幽之。十月，虓卒。长史刘舆以颖素为邺人所附，恐其乘丧作乱，矫诏诛之。东海王越以诏书征颙为司徒，颙就征。南阳王模自许昌遣将邀之于新安，诛之。综计诸王相残，前后亘十六年。帝忽废忽立，忽东忽西，一任臣下之播弄。羊后与太子，忽废忽立亦如之。自古人君之昏弱，未有如是之甚者。而生民之涂炭，尤不堪闻问矣。帝在位十七年，是年十一月，为越所鸩崩。太弟炽即位，是为怀帝。

晋代分封简表

国名	人名	亲属	封地
汝南	亮	宣帝子	河南东南部
琅玕	伉	宣帝子	山东东南部
赵	伦	宣帝子	河北西南部
齐	攸	武帝弟	山东中部
楚	玮	武帝子	湖北中部
长沙	乂	武帝子	湖南北部
淮南	允	武帝子	江苏安徽中部
成都	颖	武帝子	四川中部
河间	颙	宣帝从孙	河北东南部
东海	越	宣帝从孙	江苏东北部
范阳	虓	宣帝从孙	河北东北部

第五章 五胡十六国之乱

西北游牧各族本与中国杂居，不能详其所自始。战国之末，诸侯力征，诸戎乃为中国所灭，余类奔迸，逸出塞外。其后族类稍繁，又复出为中国患，两汉之世，竭天下之力，历百战之苦，仅乃克之。乌桓、鲜卑、匈奴、氐羌、西域之众，悉稽首汉廷称臣仆。汉人优待异族，往往于其请降之后，即迁之内地。宣帝时，纳呼韩邪，居之亭鄯，委以侯望；赵充国击西羌，徙之于金城郡。光武时，亦以南庭数万众，徙入西河，后亦转至五原，连延七郡。而煎当之乱，马援迁之三辅。在汉人之意，以为迁地之后，即可同化于汉族，不复为中国患，不知其后之患转甚于未迁时也。魏晋之交，鲜卑、乌桓杂居于辽宁与今河北北境；匈奴遗族杂居于山陕北境；氐、羌二族杂居于陕甘四川西境；时常作乱，汉民苦之。晋武帝平吴以后，罢州郡兵。大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交州牧陶璜、仆射山涛上疏争之，不听。惠帝初年，戎狄之祸渐亟，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，宜早绝其原，乃作徙戎论，以警朝廷，朝廷仍不能用。元康以后，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接踵而起，中原鼎沸。匈奴遗族之刘渊、石勒，鲜卑民族之慕容涉归、氐族之蒲洪、羌族之姚弋仲等，相继蜂起，黄河流域与扬子江上流流域沦于左衽。晋室衰微，不能自立，汉族遂南迁矣。兹述其事迹如下。

第一节 前赵之勃兴与西晋之沦灭

一、刘渊之家世及其幼年事迹

先是东汉初年，匈奴降附，内徙五原、西河。其后遂留居塞内，与编户大同，而不输贡赋。议者恐其户口滋蔓，浸难禁制，欲豫为之防。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（西历纪元二一七年），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。魏王操因留之于邺，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。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，子孙袭号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各立其贵人为帅，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，居并州境内。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，因冒姓刘氏。魏室中叶以后，呼厨泉从子左贤王豹为左部帅，部族最强。豹子渊幼而俊异，师事上党崔游，博习经史，尝谓同门生曰：“吾尝耻随陆无武，绛灌无文。”于是兼学武事。及长，猿臂善射，膂力过人，姿貌魁伟。为侍子在洛阳，王浑及其子济皆重之。荐之于晋武帝，使经略东南，孔恂、杨珧曰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乃止。是时鲜卑秃发树机能方陷凉州。帝问将于李熹，熹因荐渊。恂曰：“渊果梟树机能，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。”帝乃止。东莱王弥家世二千石，弥有学术勇略，善骑射，青州人谓之飞豹。渊与弥友善，谓弥曰：“王李以乡曲见知，每相称荐，适足为吾患耳。”因纵酒长啸，歔歔流涕。齐王攸闻之，言于帝曰：“陛下不除刘渊，臣恐并州不得久安。”王浑曰：“大晋方以信怀殊俗，奈何以无形之疑，杀人侍子乎？”帝然之。

二、前赵之建国

咸宁五年，豹卒，渊代为左部帅。渊轻财好施，倾心接物，五部豪杰，幽冀名儒，多往归之。惠帝永兴元年（西历纪元三〇四年），拜建威将军，匈奴五部大都督。成都王颖镇邺，表渊为冠军将军，监五部军事，使将兵在邺。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：“汉亡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，无复尺土。今吾众虽衰，犹不减二万。奈何敛手受役，奄过百年。左贤王英武超世，天苟不欲兴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

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矣。”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，使其党呼延攸诣邺告之。渊白颖，请归会葬，颖勿许。渊令攸先归，告宣等使招集五部，声言助颖，实欲叛之。及王浚东嬴公腾起兵攻邺，渊请归发五部兵以击浚、腾，颖悦，拜渊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。渊至左国城（在今山西翼宁道离石县北），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。二旬之间，有众五万，都于离石（今山西冀宁道离石县，即故汾州府永宁州），自称汉王，是为前赵高祖。侵略太原西河等郡，并州骚动。是时并州大饥，数为胡寇所掠，吏民万余人，皆随刺史东燕王腾（即东嬴公进爵改封）就谷冀州，号为乞活。所余户不满二万。寇贼纵横，道路断塞。光熙元年（西历纪元三〇六年），东海王越奏以刘琨为并州刺史。琨募兵上党，得五百人，转斗而前。至晋阳，府寺焚毁，邑野萧条。琨抚循劳徕，流民稍集。

是时王弥作乱，寇青徐，杀东莱太守。公师藩余党汲桑、石勒寇河北，杀冀州都督新蔡王腾（即东燕王改封），南寇兖州，刺史苟晞大破之。桑奔马牧（今山东东临道茌平县），为人所杀。石勒奔乐平，（今山西冀宁道昔阳县，即故平定州乐平乡）与胡部大张匍督等（胡人一部之长呼为部大姓张氏名匍督），俱归汉。弥为苟晞弟纯所败，与其党刘灵亦降汉。汉以弥为镇东大将军、青徐二州牧、都督缘海诸军事。弥收集亡散，兵复大振。分遣诸将攻掠青、徐、兖、豫四州，遂入许昌。凉州刺史张轨遣督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，弥入自轘辕（关名，在今河南河洛道登封县西北轘辕岭），败官军于伊北（伊水之北在今洛阳城南），遂至洛阳，京师大震。司徒王衍督军出战，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阵。弥兵大败，走平阳。汉王渊遣兵寇平阳河东，皆陷之。徙都平阳，称皇帝。遣王弥、石勒连兵寇邺，冀州部内诸郡多陷。

三、洛阳之陷落怀帝之被弑

是时怀帝亲览大政，留心庶事，东海王越不悦，固求出镇许昌。越专执威权，而选用表请，尚书犹以旧制裁之，越怒，杀中书令缪播、帝舅散骑常侍王延等十余人。帝叹息流涕。越复使将军何伦领东海国兵入宿卫，

尽罢殿省旧人，由是帝之左右皆为越党。汉兵屡寇洛阳，京师饥困。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入援，卒无至者。流民王如作乱，寇南阳，击破荊州都督兵，大掠沔汉。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，王衍以为不可，乃止。

永嘉四年（西历纪元三一〇年），汉主渊殂，太子和立，性猜忌无恩，杀顾命大臣齐王裕、鲁王隆等，其弟楚王聪弑而代之。以刘曜、王弥、石勒等为大将，连年南寇，勒击并王如兵，遂寇襄阳。东海王越以胡寇益盛，内不自安，乃戎服入见，请讨石勒。留何伦防察宫省，用王衍为军司，朝贤宿望悉为佐吏，名将劲卒咸入其府，于是宫省无复守卫，荒饥日甚，盗贼公行。越东屯于项（今河南开封道项城县）五阅月，逗留不敢进。青州刺史苟晞移檄州郡，陈越罪状，遣骑收越党尚书刘曾、侍中程延等，斩之，五年三月，越忧愤成疾而卒。众推王衍为元帅，衍推辞不敢当，奉越丧还葬东海，石勒以轻骑追及之于苦县（故城在今开封道，即故归德府鹿邑县东七十里），执衍等杀之，将士十余万人无一免者，越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。苟晞表请迁都仓垣（县名，故城在今开封道祥符县东北晋兖州刺史治也），帝将从之，公卿犹豫不果行。既而洛阳饥困，人相食，百官流亡者什八九。帝将行，而卫从不备，无车舆，乃步出西掖门，至铜驼街，为盗所掠，不得进。是年六月，汉主聪使呼延晏将兵寇洛阳，刘曜、王弥、石勒皆引兵会之。破宣阳门（洛阳城西南门），入宫大掠，士民死者三万余人。发掘诸陵，焚宫庙，杀太子诠（清河康王退子），执帝迁于平阳。拜左光禄大夫，封平阿公。逾年正月朔，聪宴群臣于光极殿，使帝著青衣行酒。晋故臣庾珉、王俊等不胜悲愤，因号哭，聪恶之。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，聪遂杀珉等，并弑帝。时愍帝建兴元年，汉主聪嘉平三年，西历纪元三一三年也。计怀帝在位五年而被执，又逾一年而被弑，是为秦汉以后中国君主被辱于戎狄之始，周幽王以后所仅见矣。

四、长安之陷落 愍帝之被弑

先是洛阳陷后，汉刘曜移兵寇长安，陷之，杀秦雍都督南阳王模。冯翊太守索琳、安夷护军曲允、安定太守贾匹等，谋复晋室，帅众五万向长

安。雍州刺史曲特、新平太守竺恢、扶风太守梁综等以兵十万会之，大破刘曜于黄丘（故城在今关中道泾阳县西北七十里），又破刘粲于新丰，兵势大振。关西胡晋翕然响应；豫州刺史阎鼎奉皇侄秦王业（吴王晏子）入关，匹等迎置于雍城（雍县城也，在今陕西关中道凤翔县）。次年，进围长安。刘曜兵败，驱掠士女八万余口，走平阳。业入长安，匹等奉为皇太子，建行台。怀帝凶问至长安，皇太子举哀。因加元服，即帝位，以曲允、索綝为仆射。是时长安城中，户不盈百，蒿荆成林。公私有车四乘，百官无章服印绶，唯桑版署号而已。寻以綝为卫将军，领太尉，军国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汉兵屡寇长安，允、綝拒之，王师多败。允性仁厚，无威断，喜以爵位悦人。诸郡太守皆领征镇，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。然恩不及下，故诸将军骄恣，而士卒离怨。建兴四年（三一六年）十一月，刘曜兵逼长安。安定太守焦嵩、新平太守竺恢等引兵来救。皆畏汉兵强，不敢进。秦州都督南阳王保遣胡崧入援，击曜于灵台（周文王所筑在长安西四十里），破之。崧恐国威复振，则曲、索势盛，还屯槐里（县名，故城在今关中道兴平县东南十里）。曜攻陷长安外城，城中食尽，人相食。帝乘羊车肉袒出降，曜送帝于平阳。汉主聪以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怀安侯。次年十一月，聪出畋，以帝行车骑将军，戎服执戟前导。见者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故老有泣者。十二月，聪飧群臣，使帝行酒洗爵。已而更衣，又使帝执盖。晋臣涕泣，有失声者，尚书郎辛宾起，抱帝大哭。聪怒，斩之。会洛阳守将赵固、河内太守郭默等伐汉，攻河东，扬言曰：“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。”粲表聪请杀帝以绝晋望。聪遂弑帝。时晋元帝建武元年，汉主聪麟嘉二年，西历纪元三一七年也。

第二节 两赵之冲突与前赵之灭亡

一、刘氏之内乱

汉主聪淫暴，篡立以后，杀其嫡兄恭，烝于其太后单氏。单氏之子

太弟又屡以为言，单氏惭恚而卒，又宠由是渐衰。寻以其子粲谗（粲使其党斩准告又谋反），杀又。以粲为相国大单于，总百揆。粲少有俊才，自为宰相，骄奢专恣，远贤亲佞，严刻愎谏，国人皆恶之。中常侍王沈、郭猗等，宠幸用事。聪游宴后宫，或百日不出，政事一委粲。惟杀生除拜，乃使沈等入白。沈等多自以其私意决之，屡谗杀直臣，政刑紊乱。

晋元帝太兴元年（西历纪元三一八年）七月，聪殂，粲即位。太宰上洛王景、大司马济南王骥、大司空靳准等，受遗诏辅政。聪后四人，皆年未二十，粲多行无礼。准素有异志，谗杀景骥等。粲游宴后宫，军国之事，一决于准。是年八月，准勒兵升殿，执粲，杀之。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。发渊、聪二陵，斩聪尸，焚其庙。自称大将军、汉天王。刘曜闻乱，自长安赴之，至赤壁（水名，在今河东道安泽县，即故平阳府岳阳县），自立为帝。石勒引兵讨准，破其兵，将军乔泰、王腾等杀准，推准从弟明为主以拒勒。勒攻拔平阳，明奔赤壁。曜收其族，无少长皆斩之。勒遣左长史王修献捷于汉，汉主曜惑于修舍人曹平乐之谗（平乐留仕汉言于曜曰勒遣修来实观强弱俟其得志将袭乘輿曜怒斩修），斩修。勒大怒，与汉绝，刘、石相攻自此始矣。

二、石勒之势力扩张 王浚刘琨之败没

石勒者，本上党武乡（今山西冀宁道，即故沁州武乡县）羯人，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也，有胆力，善骑射。惠帝中叶以后，并州大饥。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，卖充军实，勒亦被掠，卖为茌平（今东临道茌平县）人师欢奴，欢奇其状貌而免之。勒乃与牧帅汲桑结壮士为群盗。惠帝永兴二年（西历纪元三〇五年），成都王颖故将公师藩起兵寇掠赵魏，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。兖州刺史苟晞击斩藩，桑与勒逃回苑中（即山东茌平县马牧苑），聚众声言为成都王报仇，所向辄克，遂入邺，杀冀州刺史新蔡王腾。是年七月，苟晞击斩桑，勒走降汉，屡寇冀州部内诸郡，百姓望风降附，勒众至十余万。集衣冠人物，别为君子营，以张宾为谋主，刁膺为股肱，夔安、孔苌、支雄、桃豹、逯明为爪牙，并州诸胡羯多从之，其势日盛。

洛阳陷后，太子诰弟豫章王端（清河康王暹子）东奔仓垣。司空苟晞奉为皇太子，建行台，徙屯蒙城（蒙县城也，在今开封道商丘县，即故归德府城北四十里），勒袭而执之。汉大将军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，勒诱而斩之，皆并其众，于是勒兵日强。汉主聪大怒，遣使让勒专害公辅，有无君之心，然犹加勒镇东大将军以慰其心。永嘉六年，勒引兵南掠豫州诸郡，临江而还，屯于葛陂（在今汝阳道汝南县，即故汝宁府城西南三十里），课农造舟，将攻建业。会大雨，三月不止，军中饥疫，死者大半。集将佐议所向，张宾劝以北据邺城以营河北，勒从之。引兵济河，是时并州刺史刘琨以兄子演镇邺，保三台（在邺城西北皆因城为基魏武帝所起中曰铜雀台，高十丈；南曰金雀台，高八丈；北曰冰井台，高八丈；在今河南河北道临漳县）以自固。勒诸将欲攻之，张宾曰：“攻之未易猝拔，舍之彼将自溃。方今王彭祖（幽州刺史王竣）、刘越石（并州刺史刘琨），公之大敌也，宜先取之。且天下饥乱，明公拥兵羁旅，人无定志，非所以保万全，制四方也。不若择便地而据之，广聚粮储，西禀平阳，以图幽并，此霸王之业也。”勒从之，进据襄国（旧顺德府，今河北大名道邢台县）。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，运谷以输襄国，汉以勒为冀州牧。

是时河北藩镇，只余王浚、刘琨二人。琨屯晋阳，兵微将寡，西临强敌，其势岌岌。琨乃心王室，以扫平河朔为己任。结鲜卑拓跋部酋长猗卢为援，表封为代公，移其部落于陁（岭名，在今雁门道代县西北）北，以为应援。永嘉四年，上书东海王越，请出兵共讨刘聪、石勒。越忌苟晞为后患，不许。浚屯蓟城，拥重兵，专方面，以天下方乱，阴有帝制自为之意，欲结援夷狄，乃以一女妻鲜卑段部酋长务勿尘，表封为辽西公。洛阳陷后，自领尚书令，称受中诏，承制封拜，备置百官，列署征镇。琨长于招怀，而短于抚御。一日之中，虽归者数千，而去者亦相继。琨遣其族人刘希合众于中山（今河北定县），幽州所统代郡、上谷、广宁之民多归之，众至三万。浚怒，遣燕相胡矩与段务勿尘之子疾陆眷，共攻希，杀之，驱掠三郡士民而去。石勒既据襄国，浚遣督护王昌帅诸军，及段疾陆眷、与弟匹禅、文鸯、从弟末杯攻之。末杯勇悍轻敌，乘胜逐击，为勒所执。疾

陆眷以铠马金银赂勒，且以末杯三弟为质，而请末杯。诸将皆劝勒杀之，勒曰：“辽西鲜卑，健国也，与我素无仇讎，为王浚所使耳。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，非计也。归之必深德我，不复为浚用矣。”乃遣其从子虎与疾陆眷盟，礼末杯而归之，由是段氏专心附勒。愍帝建兴元年，浚谋称尊号。前渤海太守刘亮、北海太守王抔、司空掾高柔切谏，浚皆杀之。燕国霍原志节清高，浚以尊号事问之，原不答，浚亦杀之，士民骇怨。而浚矜豪日甚，不亲政事，所任皆苛刻小人。勒用张宾计，两次遣使奉表称臣于浚，以骄其心，浚不悟。次年（建兴二年），勒袭陷蓟城，杀浚。以故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，戍蓟，置守宰而还。翰不欲从勒，乃归段匹碑。匹碑遂据蓟城。

王浚既败，刘琨遂孤。琨素奢豪，喜声色。徐润以音律得幸，骄恣干预政事。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，琨收盛杀之。盛子泥奔汉，具言虚实。永嘉六年，汉主聪遣刘曜袭晋阳，陷之。琨奔常山，求救于代。代公猗卢自将救琨，大破曜于晋阳。曜走还平阳，琨徙屯阳曲（县名，今属冀宁道本旧太原府附郭首县），招集亡散。建兴元年，石勒攻陷邺城。二年，攻杀王浚。琨东西受敌，其势日危。然犹恃代为援，奏进猗卢爵为王，遣其从事莫含往佐之。建兴四年二月，代内乱，猗卢为其子六修所弑，勒乘隙西侵。是年十一月，击破琨兵，攻陷乐平（今山西冀宁道昔阳县），琨长史李弘据阳曲叛降勒。琨奔蓟依段匹碑。元帝大兴元年，匹碑之兄辽西公段疾陆眷卒，叔父涉复辰自立。从弟末杯杀而代之，南侵幽州，攻匹碑，匹碑兵败。石勒乘虚遣兵侵略幽州诸郡，皆下之。匹碑奔乐陵（今山东济南道乐陵县），依冀州刺史邵续。三年，勒攻乐陵，执续。四年，破厌次（故城在今济南道，即故武定府阳信县），匹碑与其弟文鸯皆死之，于是幽、冀、并三州皆入于勒。

太兴二年（西历纪元三一九年），勒自称赵王，是为后赵高祖。加张宾大执法，专总朝政；以石虎为骠骑将军，督诸军。明帝太宁元年，虎引兵击青州，陷广固（故城在今胶东道益都县，即故青州府城西北八里），杀刺史曹嶷，于是青州亦入于后赵。进侵淮水流域，晋兵屡败，徐州刺史卞敦退

保盱眙（今安徽淮泗道盱眙县）；兖州刺史郗鉴退屯合肥（今安徽安庆道合肥县）；豫州刺史祖约退屯寿春（今安徽淮泗道寿县）。明帝太宁三年，后赵将石生寇河南，司州刺史李矩、颍川太守郭默兵数败，乃附于前赵以求救。赵主曜自将击生，败绩。矩、默率众南归。于是司、豫、徐、兖四州皆入于后赵，以淮为境矣。

三、刘曜之末路

汉主曜之初即位也，迁都长安，改国号曰赵。秦州诸将张春、杨次杀都督南阳王保，保故将陈安降赵以讨贼，杀之，遂据上邦。陇上氐羌皆附于安，有众十余万，自称凉王。曜击安，斩之。氐羌皆送任请降，于是秦州入于赵。成帝咸和三年，后赵石虎攻赵蒲坂，曜自将击破，走之。遂围石生于金墉，决千金竭（在洛阳县城外）以灌之，荥阳野王皆降，襄国大震。后赵王勒自将救洛阳，击曜兵于城西，大破之。曜昏醉坠马，为后赵所执，见杀。曜太子熙与其兄南阳王胤弃长安，西保上邦（故城在今甘肃渭川道天水县西六十里）。次年，后赵石虎攻拔上邦，执熙、胤以下三千余人，皆杀之。前赵亡，凡传五主，二十六年（西历纪元三〇四至三二九）。雍、秦二州皆入于后赵，时东晋成帝咸和四年，赵主曜光初十三年，后赵王勒太和二年，西历纪元三二九年也。

第三节 前燕之勃兴与后赵之沦灭

上述之前赵、后赵皆为匈奴。继匈奴而兴者，则为东胡民族。东胡民族之根据地，在内蒙古东部。秦汉之交，为匈奴所灭。其遗族散保乌桓山及鲜卑山，因分为二大部落，以山名为部落号。三国时代，乌桓衰亡，其遗族半入于鲜卑，于是鲜卑独盛。西晋中叶以后，中原多故，鲜卑人乘势分股南下，略取辽河流域及河北、山西北境，建立大国。其中崭然露头角者有四，曰慕容氏、曰段氏、曰宇文氏、曰拓跋氏。